

漳孫金石錄

但听细语诉金石

(代序)

秋 子

戊子岁末，漳县政协赵玉忠主席送来一部他们编著的《漳县金石录》稿本，嘱我为序。沾赐良多，甘肃省社科院郑本法老师又予引荐，故欣然应允。在金牛送瑞过大年的日子里，我翻阅了稿本和相关史籍幸有得益。于是，不揣鄙陋，说几句皱巴话，楔于书中。

所谓金石，金者，是指历史上铸、刻有文字或图纹的钟鼎彝器和各种金属器具；石者，是指镌刻有文字、图纹或颂功纪事寓戒铭于石的历代碑、崖、碣石及日用器物之类。金石一词，最早大约由北宋大学者曾巩提出，当时代指古今篆刻，并集《金石录》五卷，后人辑入其《元丰类稿》。后来，金石的含义逐渐地融入其他成分。随之，便有赵明诚、李清照伉俪仿欧阳修《集古录》录例的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的《金石录》问世。著录金石似滥觞于南北朝时期。史载最早的资鉴是以碑刻为主要内容的南朝梁元帝所集《碑英》，惜不传。金石与书法刻帖紧密相关。宋以降，在太宗赵光义（初名匡义，后改光义，即位后，改名炅）的倡导下，整个两宋时期刻帖成风。自王著主持刊行《淳化阁帖》后，徽宗刻《大观帖》，韩侂胄刻《群玉堂帖》，曾宏父刻《凤墅帖》，汪应辰刻《东坡苏公帖》，陆游刻《荔枝帖》，僧希白刻《潭帖》，以及南宋时的《淳熙秘阁帖》等近二十种，实可谓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甚远，福泽后世数百年。至清代，金石形成一门专学，称之为

“金石学”。它既可用以考订古文字之源流变化，又能订正补充史之讹阙，尤以王昶的鸿篇巨制《金石萃编》影响甚大。近点说，民国时期，甘肃省参议会议长、史志学家张维穷经数年编撰了《陇右金石录》，实为甘肃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域性的金石文献。在我的印象中，《漳县金石录》似为甘肃破天荒的县域性的金石著作。当然，此举饱含着有识之士敏锐的眼光和艰辛的劳动，无疑进一步丰富了甘肃的文博史料和书法资鉴。《漳县金石录》内容十分宽泛，从材质看，除金石外，还包括玉、陶、砖、木、纸、瓦等漳县范围内现存的几乎所有载有文字或图案的历代器物。从分类属性看，有碑刻、墓志、石经、碣石、灯壁、玉佩、器铭、题匾、印章、款识、戈戟、钱币、铜镜、陶文、砚台、笔洗、砖雕、瓦当、门头、印版、函札、书契等等，可谓琳琅满目。就其本身而言，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文字遗存，既具史料文献价值，又有书法价值、工艺价值和美术价值。由斯说来，赵玉忠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漳县是陇中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地方。赵玉忠先生在第二十五辑《新寺文史》中概括道：漳县“禹时为羌族部落所居，尤其是唐宋时期，吐蕃与中原王朝你争我夺，轮番占领统治，汉、回、藏等民族插花聚居，留下了多民族生活习俗的历史烙印。诸多历史地理、政治经济因素，孕育了漳县源远流长的漳盐文化、博大精深的汪氏文化、五彩缤纷的生态旅游文化、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。而且中片四乡不同风，东西南北不同俗，语言文化各具较强的地域特色。”仅从这段文字可见，漳县的确是值得去作一番认真赏览的。至少，应该对那里的山山水水、风俗民情、特色资源和源远流长的人文史迹有个大致的了解。站在一个独立的角度，就人文史迹而言，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大致印象：漳县，实在是人杰地灵、物华天宝的优佳风水之地啊！

《漳县金石录》所收器物三百余件。从历史年代来看，如石斧、石锤等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，可一直上溯到旧石器时代，而最近者，像“忠字砖”，显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遗物。通过这些文化遗存，我们可见古民先贤和现代漳县人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能。从书法角度看，其中汪氏家族碑志有十多块，像《汪惟孝墓志》《汪良辰碑盖》《汪氏祖传累代周替家庙碑》《汪源昌碑盖》等一些作品，不失为楷书佳构；《胡照堂碑》《漆魁墓碑》及《灯壁题刻》《重修漳县志独秀石歌》等隶书作品，尤其是《胡》《漆》二碑，书法瘦劲爽利，平正简古，一派东汉名碑《乙瑛》气象。《人生百行诗》是题写于家具上的一块行草书墨迹，书法俊朗，独具风采。最引人瞩目的是清光绪年问题刻的几块匾额，如《世德永福》《恩同再造》《功佐和羹》等；特别是前国民政府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水梓题写的匾额残片，几个擘窠大字，端庄整肃，浑厚自然，皆寓大家气息……仅列举凡几，就可管中窥豹地领略到甘肃书法在陇中漳县传播、发展的大致脉络。而从绘画、工艺的角度看，很多器物做工精细，神工鬼斧，精雕细刻，美仑美奂，不仅具有文物史料价值，更具有艺术审美价值。《漳县金石录》不失为一本包罗万象、令人开眼的大书！此以一首《粗读〈漳县金石录〉感兴》结束我的黄脸报幕：

陇漳山水古来奇，
虎卧龙藏未晓知。
谪史别风吟梓陌，
但听细语诉金石。
拉杂赘言，权作献芹。
忝为序。

岁次己丑年正月初八于半翰斋灯下

作者：申晓君 甘肃省美术出版社副社长、总编

序二

漳县政协暨赵主席台鉴：

欣闻漳县诸位雅人君子拟编撰《漳县金石录》，无任感佩，聊撰小文，以为芹献并致贺忱。

“金石”一名，出自《吕氏春秋》，所谓“故功绩铭乎金石。”东汉高诱氏注云：“金，钟鼎也；石，丰碑也。”后因称钟鼎碑记为金石。专门辑录金石并以之考订史传之作，肇端于北宋之欧阳永叔修。永叔于诗文史传外，尤嗜金石文字，庆历至嘉佑间，收得鼎铭碑志法帖千余卷，辑成《集古录》一书，并藉以考证史传讹阙，撰就《集古录跋尾》十卷，是为吾国金石学之鼻祖。继起之赵明诚所辑著《金石录》三十卷，亦灿然可观，洵为杰构。之后历代皆不乏作人，然多为清赏玩好之具也。逮及清代，金石学大盛，从事者繁夥，金石之学，已非徒流于鉴赏，要皆用之于史地考证，学术借镜，实乃后世所谓“考古学”之滥觞。昆山顾宁人炎武《金石文字记》、嘉定钱晓徵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、武进孙渊如星衍《寰宇访碑录》等，多所建树，卓然大家。而有清王昶撰《金石萃编》、《金石萃编补遗》，胡聘之撰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等，尤为集金石辑录之大成，其有裨于学术尤其史学者，不可缕述。贵乡先贤临洮张鸿汀维纂次之《陇右金石录》，则为近世之名作也。漳县素为陇西之名所，人文昌盛之区宇，金石文字在在有之，今兹襄武有识之士发凡起例，纂辑《漳县金石录》，非惟大有裨于桑梓粉榆历史文化之研究，且于彰显漳川历代人文之盛业，开启后人承继前修有以光大之心志，厥功斯亦大矣！

戊子年三月廿一日於青城 赵一兵

目 录

但听细语诉金石（代序）

序二

第一部分 碑文志文·····03

第二部分 铭文题刻·····190

第三部分 图形装饰·····266

编者絮语·····331

后记·····336

第一 部 分

碑文志文

汪世显神道碑（碑佚）

碑文：

总帅义武陇右王汪公神道碑^①——出元名臣事略，杨文宪公撰

王名世显，字仲明，巩昌人。金[季]以战功擢千夫长^②，累迁巩昌府便宜总帅。金亡愈年，始属国朝，职仍旧。[寻]赐金（虎）符^③，伐蜀有功。癸卯岁卒，年四十九（岁）。

公系出（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）[汪骨族]^④。贞祐二年，西北[鞑] [危]^⑤，阶[战]功起家为千夫长，（入）[八]转领同知平凉事。（至）[正]大四年，领陇州防御使，（随）[进]征[行]从宜，分治陕西西路[行六部郎中]。（时）西南调度窘迫，公发家资，率豪右助边，邻郡效之，军饷以之不绝。六年，以巩（昌）[州]重要之地，升巩昌府，改兼治中，转同知，兼参议帅府机务。是时，所在残灭，饥疫荐臻^⑥，公与便宜总帅完颜仲德拥将士吏民出保石门。九年，仲德勤王东下，公拜便宜总帅。制旨大约属以社稷为念，公咸泣自奋，至于粮械，莫不精贍。明年，京师变，郡县风靡，公独为之坚守。越三年，犹按堵如故，而外攻不弛，谓其众曰：“宗祀已（失）[矣]，吾何爱一死！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，平居享高爵厚禄，死其分也，余者奚罪？与其自轻于沟渎，姑殉一时之节，孰若[屈]己以纾斯人之祸？”会（皇子）顿兵城下，率僚佐耆老，持[牛]羊酒币迎谒焉。（皇子）曰：“吾征讨有年，所至皆下，汝独（固守）[尔耳]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有君在上，卖国市恩之人，谅所不取。”

（皇子）[王]大悦，敕其下丝发无所犯。盖乙未冬十月四日也。（但）[旦]诣行帐，宠之以章服，职（如故云云）[仍故]。即日南征，鸠士马截嘉陵，蹴大安，未几凯旋，叠承奖

赍。

丙申，备前锋进次大安，[南]田、杨诸蛮结阵来援。公麾轻骑五百挠之，众乱，首尾不相藉，溃走。日暮，南将曹将军潜兵作犄角计，公单骑[往]突之，格杀数十（人）[辈]。黎明军合，殪其主将。（皇子）[王]嘉（叹）[款]之，赐（兵）[名]马、佩刀。公退语所亲曰：“吾已撤蜀篱藩，行寝其堂奥矣。⑦”

丁酉春，夜入武信城，灯市帖然。出其不意，全获府库。遂蹂资、普。

戊戌，军葭荫之南。都统青涧刘阻山为栅，公选数百骑夺栅而入，多所俘杀，得其辎械。乘胜赴资州，壁（垒）[山]间识公旗帜，惊怖[奔]逸。（略）（掠）[钞]嘉定、峨嵋以归。

己亥秋，俾隶塔海公节制。道险霖雨阻潦，攀木缘磴，彻开州。闻蜀军（州）[舟]列万南岸，公伺夜伏兵上流，舟北岸以疑之。既而由上流鼓革舟而下，袭破之。追奔[逐北]，直抵夔[峡]，公返而搏之，几无噍类。涉巫山，与援军遇⑧，复剿三千余级。比春，（风）[分]兵掖江引还。及涪州，修浮梁，信宿而办，以济南道之师。环攻崇庆，守者开门延敌，他将莫能支，公提戈首出，人服其胆勇，薪併力以拔其城⑨。（会）[天]大暑，乃罢。秋（入）觐，帝数其功，赐金（虎）符，公拜谢曰：“实陛下威德所至，臣何预焉。”上乐其知体，首肯者再四。

辛丑，蜀帅陈隆之自称百万众，驰书索战。十月五日，公略地成都，薄城而战，彼屡战屡却，坚壁不出。公晓以祸福，十二日夜，田显縋城效款，觉之。公曰：“事急矣！”亟梯城入救，军民从显而出者七十余口。获隆之，斩之。五日（疑为“十五日”——点校者注），公领精锐五百擣汉州，州兵三千出战，城闭尽陷。三日军毕集，又三日克之。

露布以闻，王击节（叹）[咨]赏，仍赐田显符印。

癸卯春，公且疾，忽被召，即戒[首]途。既见，赐虎符，擢便宜（都）总帅，手（招）（抚）[札][付]秦、巩、定西、金、兰、洮、会、环、陇、庆阳、平凉、德顺、镇戎、原、阶、成、岷、叠、西和等二十余州，事无钜细，惟公裁决。以忧深责重，疾再作，竟不起。

公器局宏远，（天）资仁孝。奉养太夫人，斯须靡忘。征南得旨酒，不远数千里载归，以备滫瀡⑩。处丧不御酒肉，劬劳之日⑪，必致斋荐祭。喜儒术，闻介然之善，应接无少卷罢⑫，羁人寒士[至]，解衣推食，生（馆）[馆]死殓，各得其所。还自蜀，辇书数千百卷，而图画半之。士卒必[与]同甘共苦，如父兄之于子弟，然临阵整肃，无敢干者。悯（斯）[新]民未辑⑬，刑清（没）[役]寡，纵所不（克）[免]，犹（乃）[度][力]缓期，不至急暴。上下相安，不闻告讦。或有牵连，议从宽释。同属异主者，多尽力购聚之⑭。每事先（意）（视）[立][规]程，而后处之。[以]及讼庭、驿舍，则静若隆平时⑮。休沐对客，命觞，雅歌，投壶而已。燕居逸游，若不胜衣；遇敌先登，刈旗斩将，勇压三军，虽古名将无以加矣。

注：

①碑文原自《汪氏族谱》。该碑文曾遭窜改，今据苏天爵《元朝名臣事略·总帅汪义武王》文校订。汪世显（1194—1243）字仲明，巩昌（今陇西）盐井（今漳县）人，祖系汪古族。金末为巩昌便宜总帅，降蒙古，官如故，征宋有功，升巩昌等二十余处便宜总帅。卒，追封陇西公，谥义武，再封陇右王。《元史》有传。

②[季]：据《元朝名臣事略》补。“[]”为补正号，下同。

③[寻]赐金（虎）符：《元朝名臣事略》作“寻赐金

符”，按：无“虎”字者正确。“（ ）”为异于或多于《事略》文字之符号，下同。

④公系出（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）[汪骨族]：今之碑文将“汪骨族”（今通译曰“汪古族”）窜改为“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”，即将汪世显先祖由胡人改为汉族，这一方面是出于入明后的政治形势所迫（明朝强行汉化），一方面也是出于攀附汉姓望族的动机。

⑤西北𪔐（nie）[危]（wu）：西北动摇不安。“𪔐wu”碑文脱，据《事略》补。“□”号表示脱文，下同。

⑥荐臻：（不幸的事情）接连到来。《诗·大雅·云汉》：“饥馑荐臻。”荐，屡次。臻，至。

⑦吾已撤蜀篱藩，行寝其堂奥矣：我已撤除蜀人的边界防线，将要进入其腹地了。篱藩，篱笆墙，喻疆界。贾谊《过秦论》：“北筑长城而守藩篱。”堂奥，堂的深处。入门先登堂，升堂而后入室，室之西南角为奥。张耒《夏日杂感》诗：“无能老蝙蝠，乘夜出堂奥。”

⑧与援军𨔵（e）：和（敌人）援军遭遇。𨔵，遇。《列子·黄帝》：“死生惊惧，不入乎其胸，是故𨔵物而不悞。”

⑨𦏧併力拔其城：𦏧马奋力攻下敌军的城池。𦏧，马銜。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旗不脱扃，结驷方𦏧。”

⑩以备滫（xiu）𪔵（sui）：以备烹调之用。滫𪔵，古代的烹调方法，用植物淀粉拌和食品使其柔滑。滫，拌和。𪔵，滑。《补记·内则》：“董、萱、粉、榆，滫𪔵以滑之。”

⑪劬（qu）劳：辛劳，此指生子之劳苦。《诗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

⑫卷罢（pi）：疲倦。罢，通“疲”。

⑬悯新民未辑：同情新征服之民失散未得团聚。辑，

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撰。”

(14)同属异主者，多尽力购聚之：同一家族成员而为不同主人役使者，多尽力赎身使家人团聚。属，族，家族。

(15)以及讼庭、驿舍，则静若隆平时：以至断案庭堂，驿站馆舍，则平静得如同升平时的景象。隆平，升平。班固《东都赋》：“迁都改邑，有殷宗中兴之则焉，即土之中，有周成隆平之制焉。”

(王怀宇 点校)

说明：

在《汪钊墓志》中，关于漳县汪氏祖先，言称“徽州府歙县人”，始有隋越国公汪华，继之以汪华之子汪达镇守巩昌，于是安家于盐川，即今天的漳县。到宋末元初，才出现了显赫西北的汪世显及其子孙。汪氏家族从汪氏显开始兴盛整整一个元朝，史不多见。汪氏家居盐川后，世代陆续安葬于今天漳县盐井乡小井沟西侧祖塋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由于疏于管护，部分墓葬被盗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遗失，编入《漳县金石录》的部分墓志是“海内之最”汪氏元墓群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献。

汪世显神道碑原在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地，后由汪氏后裔移于陇西。据戴楚石老先生考证：“此碑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被毁，具体时间无考。现陇西县城南门内南街为原六一社，社员生活困难；南门外为红星社，社员生活较好。六一社某社员为一石匠，为全家生活计，欲转红星社为社员。为此事，将此碑改为石磨三合，送于红星社书记、社长、会计各一合。即由六一社转为红星社社员。如此，此一西北少有之元代丰碑，被毁于一旦矣。

便宜都副总帅汪忠让公神道碑（碑佚）

碑文：

便宜副都总帅忠让公，讳忠臣，字汉辅，便宜都总帅陇西义武公之冢嗣。便宜都总帅忠烈公德臣、中书左丞忠惠公良臣、四川行枢密副使清臣之兄，故副都总帅惟益之考，中书左丞贞肃公惟正、今平章政事惟贤、中书右丞惟孝、参知政事惟勤、宣慰使便宜都总帅惟和、同知宣慰权总帅惟纯、屯田万户上万户惟简、惟允、上千户惟弼、知阶西和州惟敬、惟恭之伯考，今怀远大将军便宜都总帅安昌、为质永昌王必昌之祖，宣慰使元昌副万户朝昌、便宜都总帅寿昌之伯祖也，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，受谥于元贞二年丙申，推至义武，卒年癸卯，实五十四年，祖孙一门三世五公，又许连姻王室，自余将相使牧为质犹十八人，此吾元有国而来所无者。呜呼！不曰：世臣之家，谓之何哉！公王姓，由大父彦忠世汪骨族，故汪姓。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，义武时即险移巩，治石门山，犹行天兴正朔。明年乙未，始下。太宗义为其主，后来仍金官，官以便宜都总帅。俾从皇子库腾征蜀，公留质帝所，忠烈质皇子所制，后令公从征蜀，以管军总领从破文、阶州、大安，军从攻成都，入其郭，义武陷伏中急公疾战，杀伤数十人，竟卫翼而出。壬寅，以破土番迭州功，赐银符。明年，义武卒，有子七人，皇子择宜世帅者，意在忠烈，谓公曰：“汝宜世，吾欲帅汝弟，而得无后其心乎？”公曰：“王未有言，臣欲推授为之，与兄有异邪！”王高其行，授公巩昌元帅，知府事。丙午，以前茅忠南功，授金符。故事祖宗宾天取符节悉收还之，故公金符亦归之官。宪宗二年壬子，偿赐之，俾权都总帅事。明年癸丑，世祖以大弟总天下兵，既移忠烈一军戍利州，会将军南诏禡牙，临洮公来趋觐，俾督漕嘉陵，继利州馈公造舟楫，涂水

陆兼行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，始益昌不以饥告。戊午，宪宗自将讨蜀，忠烈集诸将问计，楼上曰：“吾州凋伤之余，玉帛无所于得，一旦乘輿至，左右近贵之臣，需求何以为资？”公则曰：“吾曹拔身健儿，惟有能奖率士众効死前驱，何至为是媚人，定死前驱。公惟恤吾妻子，其责忠烈，泫然灌酒地，曰：“兄与诸将熏心誓是，德臣何言？所孤兄诸将托者，有如此酒！”大驾至利，巡所治楼壁桥隍，叹曰：“使吾非戍此，敌先之，则四川领喉之地，可必能岁月平哉。”遂移师西南，攻剑关之西隘曰苦竹，隆庆府治其上，西北东三面薪绝，深可千尺，猿猱不能缘以上下者也。其南一涂，一人侧足可登，不可并行。敌尽锐御者惟此，而帝勅诸军攻，未至某地无张汝帜，自伐鼓督之。公前登，帝望帜张，倡为歌呼，六军和之，声动天地，隘之兵民飞崖如蝶。前是获敌张都统，仗为蜀导，反给帝曰：“吾能诱此栅令降。”遣入，行则反为敌用，且泄吾军何地强弱、何仓丰饶，教使勿下。帝为书系筒箭三射入栅，令必生致，获之磔以徇。赉银为两四百五十。潼川府治长宁山，攻复先登，赉银如苦竹数，加以金币为匹。二十七，复移军东即嘉陵，为舟行计，与礮竿巨絙以从。公奏无所事此，此前涂所不乏者，不若载粟数千石，盖此去多稻，而求粟无有，宜豫以廩病者。时蓬州壁运山，阆州壁大获，顺庆壁青居，广安壁大梁，平破竹皆下，东南抵合，壁钓鱼山，渠江水会其下。石邑入云。其帅王坚，据不即下，炮矢不可及也，梯冲不可接也，帝欲乘拉槁势不弃去而必拔之，故蹕此。时暑，我师疫矣。忠烈卒于军。公泣集将佐，议曰：“吾季卒军，马革裹尸，与国责塞。子惟正，虽未弱冠，宜世。”众曰：“公言是，公言是，愿奉以代为帅。”其秋，帝崩。中统之元，制以公为副都总帅，从所志。貳贞肃同戍青居，去顺庆、平土二十里，西北东三面环江，北江殊回远不可为池，南依山而壁

平，可马上无大艰崎，其南即合敌出入吾界，无时于兵法为交地。公又子身受之，开屯田，练军实，遥候斥洞强邻，入必摧坏其军，不令弃去。后诏贞肃还巩昌，公独保戍。三年，玺书褒大之，又换金符。三年秋，抄夔府，获其团练使鲜恭、知府张甲及路分二人，斩刘千馘，获遣甲仗宝币不可殚计。入觐，赉以虎符银章银币如长宁之数，而加金为两五十，副以鞍勒弓矢褒其从者。且以久劳于边，代以忠惠，还之巩昌，俾副都总帅，由行省受命。还，得疾秦亭，归至古漳故第而卒，年止四十八。其年六月从葬古漳先域。

为性安恬，出言质直如其心，事陇西郡夫人母包以孝闻，友诸季，终其身竭力与才羽翼之人无可间。总帅府属郡二十四，事至殷也。身自为与从父副弟副犹子三世时得専杀，未尝妄笞杀一吏一人。然至临敌决战，上马挺枪，离陈先次，巧捷若神，当者纷披，莫有我御，其弓矢奇中，可方古人寃庙。出畋遇虎，命射之，一发断其吭。帝喜，至解所御金鞍为赐。夫人故金、兰、定西、会、德顺五州帅张云之女，惟益纔世副都总帅二年而卒，一女适镇抚帅府张文焕。老将之从公者，每曰：“公为人信厚。安昌、必昌复信厚，可曰：善。”世其家者，由安昌求铭公碑，燧思于公，与贞肃所戍之地无不至焉。青居之不可恃为固者，前所以言杨氏、张氏、蒲氏皆行帅府大获、运山、大梁、平故地与便宜，其时目曰：四帅府青居南迫，合独受敌锋为三帅扞蔽，他日专刘帅戍，移贞肃南九十里夹嘉陵东西筑武胜军、武德军两城，距合为里，亦然昼则出逻设伏，尝待进战，夜则画地分守，传警鼓柝，篝火照城，达曙以防窃入，一话一言敌尽知之，况敢抽兵邀利他求为哉！惟是军当其坚重，故三帅反得岁以拔敌栅垒，掠敌府庠，刘其人民逞志于忠、涪、夔、黔、万施、云安之间。上功朝廷用事之臣，第知三帅立劳之多，而是府独寥寥也。终未有能明其然者。又贞肃去青

居敌，夜大至火民居，缚刘帅，去鉴夫人之失如此，则两公成而克完者，功不大哉！凡此或者贞肃碑所逸，故发之此铭曰：

椒聊远条，求今之世，方汉金张，纔有汪氏，陇西开国，义武肇之，义武之为，不忤伦彝。忠让、忠烈，忠惠、贞肃，邇芟川凉，力协谋一，继继其来，将相之多，不符垂躬，必斧手柯。归覲私庙，庭笏骈罗。公以其序，太宗义武，于弟以子，宜不降俯，乃推儒功，潜不自张，等翊吾家，闻命即行，安流洋，洋如水就防，所由不年，其尽瘁致，子而夭阏，归以何戾。彼苍者穹，监下而公，惟我皇上，心靡不同，畴德未报，未隆何功，三纪后公，一朝哀崇，公有令孙，人曰公似，虽华其年已践公位。古者大宗，合族恃之，祭求其膺，尊祖之思，胥是冢旁，可万家邑，表阡有碑，车过者式。